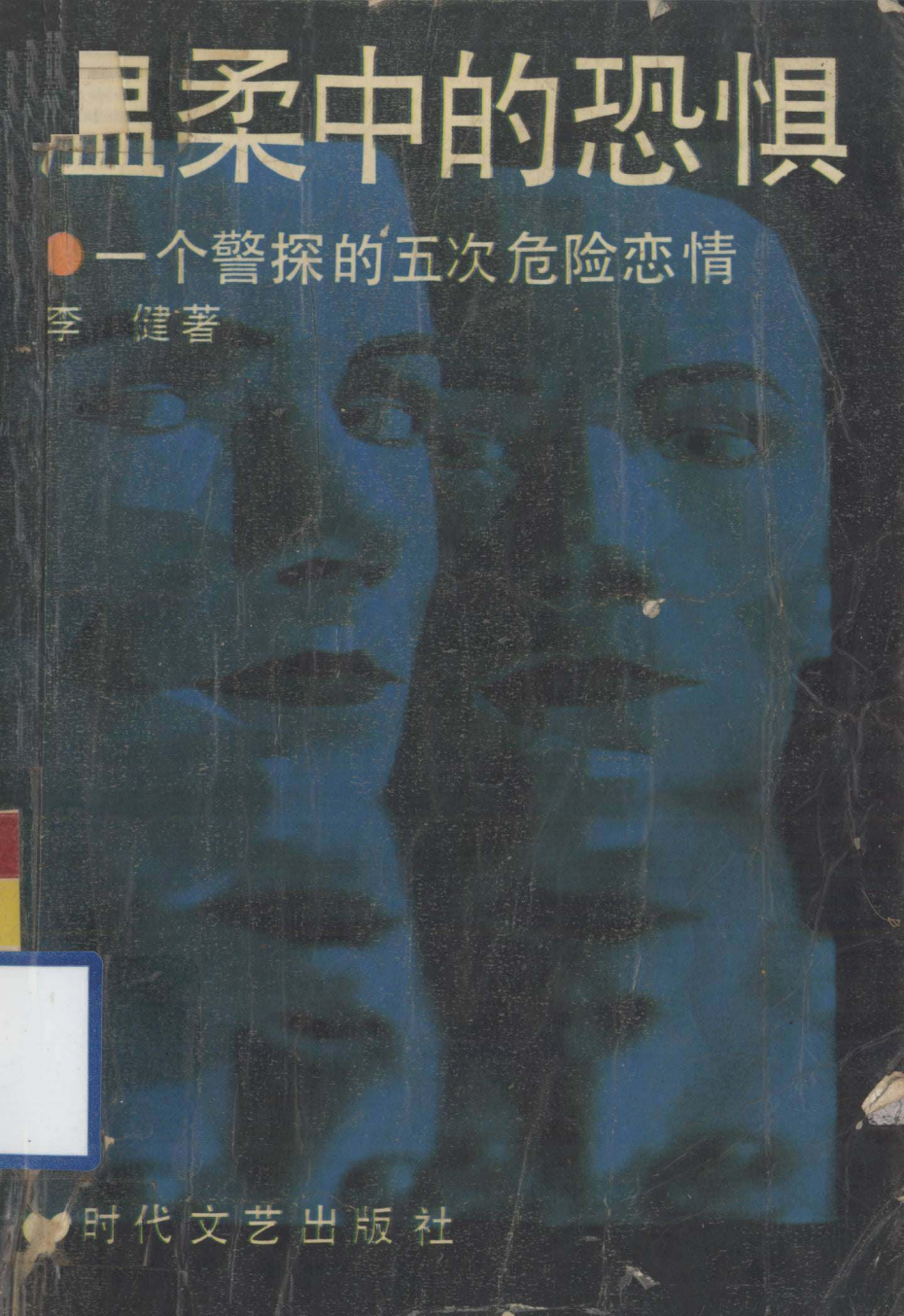


温柔中的恐惧



● 一个警探的五次危险恋情

李 健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温柔中的恐惧

——一个警探的五次奇遇

李 健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温柔中的恐惧 WEN ROU ZHONG DE KONG JU 李 健 著

责任编辑:刘明涛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191,000 字

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6000 册

定价:5.00 元

目 录

温柔中的恐惧	(1)
所有的审判都是审判	(83)
迷失的少女	(116)
上帝的继承人	(181)
生死大追杀	(206)

温柔中的恐惧

他站在灯影里远远地看着她，足足看了15分钟才向她走了过去。这时，她身边的那个姑娘已经被另一个男人带走了。

此时刚好是晚上7点，舞厅门口还没有热闹起来。下了一整天的大雪已经完全停了。灯光照在雪地上，一片白亮亮的光芒，越发显得灯火辉煌了。

他走到了那个姑娘的面前。

象是凭着一种感觉一般，她也在几乎同一时刻向他转过脸来，不等他开口便向他亲热地、十分妩媚地微微一笑。这倒使他真的犹豫了一下。不过，那只是一瞬间。

“等舞伴儿呢吗？”

“他不来了。你呢？”说着，好象鼓励他提出要求似的，姑娘又向他动人地微微一笑。

“我正好也没有伴儿。要不一起进去吧？”他笨拙地拿出两张舞票来。

女孩儿微笑了一下，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

两个人一起向舞厅走去。

还没有走出几步，女孩就靠上来轻快地挽住他的手臂，亲

切地轻声问他：“是第一次来？”

“嗯。你大概经常来吧？”

“差不多。这里请人跳舞是有规矩的，你知道吗？”

“噢……”他忽然想了起来，急忙伸手掏钱，“30块钱一晚上，对吗？”

女孩极自然地接过了钱：“30块钱3小时。”

的确，这样说才更为准确。据说，有人曾经就是借口“30块钱一晚上”的“君子协定”，强逼舞女陪夜。看来，她很有经验。

舞厅不是很大，是个不太规则的四边形。灯光暗得几乎看不清脸，音乐却响得震耳欲聋。他们说话的时候，都只能贴在对方的耳朵上。

他们轻轻地拥在一起，在“囡囡”的迪斯科乐曲中跳着极慢的两步舞。

他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在四五天前的晚上。当时他只是偶然地走过这个舞厅，而她则是象今天一样，顾盼自如地站在门口，等待着她的顾客。那天没有下雪，灯好象也没有今天这么亮，她穿了一件黑色的呢大衣，围了一条耀眼的蓝狐围巾，在那一群等候伴舞的姑娘中，显得格外醒目。他站在那里，看着她那张在毛绒绒的蓝狐映衬下的漂亮的脸庞，凝然不动地站了很长时间，直到一个男人走过来把她带进舞厅，他才失望地离开。

此后的几天里，他天天到这里来，天天远远地看着她，直到今天才忽然走上去对她做出一个男人的邀请。是他真的做出了什么决定了吗？直到事后他也说不清。他只是觉得当时

有一股力量推着他往前走，使他不得不如此做。他觉得他就象一条小船，在春天的潮流中不得不顺流而下。这就好象现在他之所以要抱紧她、亲吻她，在她耳边低声说话，也是不得不屈从于体内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激情一般。

“你天天来吗？”他问。

“差不多。”

“白天呢？”

“白天上班。你呢，”她问，“你是干什么的？”

“算是做生意吧。”他说，“小生意。”

“那你一定很有钱了？”

“钱吗，……当然了……不过都是身外之物罢了。”

“有钱人都很会享受，是不是？”她抬起头来，挑逗地笑着看着他，一直看得他也性感地笑了起来。

“享受什么？”他也挑逗地看着她。

“你说什么？”她向他反问，“男人嘛，也应该。是不是？”

她又笑了，这一次笑得更加放肆，更加露骨，含义更加明确。

是时候了，他想。

“要是晚上睡觉也能这么抱着你，那一定很舒服。”他说。

她听了毫无羞涩之态，反而咯咯咯地笑出声来。

他的胆子越发地大了起来。

“怎么样，今天晚上咱们一起开个房间吧？”

她诱惑地笑着，歪着头看了他一眼，声音变得软软的：

“你有地方吗？”

“你来找。我付钱就是了。”

她换了个姿势，两手搂定他的脖子，温柔地说道：“加上房费，你一共给我 500 块钱，行吗？”

“没问题。”他尽量显得无所谓地说。可是看得出来，他其实还是有点儿意外。

“你每次都要这么多吗？”他停了一下又问。

“也不是。一般的每次要 600，要是太老了就再多加点。象你这种年轻漂亮的，或者文艺界的，那就便宜点。”

“我还算是漂亮的吗？”他自嘲地笑了笑。

她看了他一眼：“还行吧。你年轻。”

“你看我有多大了？”

“有 25 吗？”

他笑了：“都 29 了。咱们去吧？”

她笑了：“你可真着急。”

“你太漂亮了嘛。再说还得找地方呢。”

“不用。就到对面去就行。我在春园酒店有关系。”

“那好，那咱们就再跳一会儿，”他抬起有点迷茫似的目光看着前面，看上去好象是在看着空气中的什么东西。“今天一定让你尽兴，一直跳到最后一曲。”

“对，我们吃完宵夜再回去睡。”

他好象没有听见她的话，好象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你知道这里的最后一曲是什么吗？”

“当然是《一路平安》。”

他摇摇头，看着前面，没有一点儿笑容。

“是《午夜情人》，对了吧？”她又猜道。

“《最后一个情人》。”他纠正她说。然后，看了她一眼。不

知道为什么，他忽然有点儿怪异地笑了起来，笑得她有些莫名其妙，甚至有点儿不知所措。她抬起头来，看着他那双闪着异样的光芒的眼睛，心中有些害怕起来，她不知道这桩生意还该不该做下去。

正当她心神不安、动摇不定的时候，他却又恢复了平静。他紧紧地抱住她，温存而充满柔情地吻了一下她白皙的面颊，然后把嘴唇轻轻贴到了她的耳边，在震耳的音乐声中自言自语般地低低说道：

“来吧，我的‘午夜情人’，让我再好好亲亲你。”

刘刚是在白叶的房间接到那个电话的。当时，刘刚坐在床边上，饮而无味地喝着一杯温茶，眼睛有一下没有一下地不时看看坐在椅子上的她。而她则正在翻一本杂志。凭他当刑警的经验，一望而知，她不过是在做做样子，其实一点儿都没有看进去。看来，她的心还是全在他的身上呢。

说起来，他交女朋友总是挺顺的。凭他的身材，凭他的气质，谁都认为他肯定会毫不费力地找到一个漂亮出众的姑娘，他自己的看法则更是如此。可是他一连交了好几个朋友，虽然都还算漂亮，却总是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就再也无法进行下去。他和她们每个人几乎都是一样，只要不提结婚问题，两个人就总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可是一旦谈到了结婚的事，他便冷静了下来，就开始猜疑，就开始犹豫，就开始冥思苦想。找老婆是一定要找个漂亮的，可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肯定就是一个好的女人吗？他又总是不相信。一旦到了这种最后的决定性的关头，他的心里就总好象生出一条蛇来，在那里缠绕，在那里

噬咬，在那里一点点地毒化他的心绪。于是，如胶似膝的热恋便变成了结不结婚的互相试探；心心相印般的沟通便变成了棉里藏针的谈判；充满挑逗的情话也变成了虚虚实实的隐蔽战争。虽然事后两个人往往又都懊悔不已，又都尽力挽回，但挽回之后又总重导旧辙。这样几次反复之后，双方的感情也就都彻底变冷了。于是，也就只有分手一途了。

为什么每次都是如此，他百思不得其解。他觉得他好象真的被什么人施了魔法，或是被一个什么怪圈实实在在地套住了一般。他觉得他无法逃避也无从逃避；不能摆脱也无力摆脱。每当他独自一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就好象一只落入陷阱的狗熊，无论他怎么挣扎，怎么吼叫，也无法逃脱自己命运的黑洞。他就象一条被捞出水面的鲨鱼，虽然凶狠无比、力大无穷，却又完全无能为力。

有一件事他跟谁也没说过。人们常说，同样的梦也不可能做第二个，可是他却常常反反复复做着同一个很奇怪的梦。梦里是一片漫天大雪，一个山坡连着一个山坡，一个穿着很漂亮的衣服的却看不清是男人还是女人的人，晃晃地站在他的面前，嘴里莫名其妙地喃喃说着：反正就这样了，反正就这样了……然后忽然异常凶狠地盯了他一眼，盯得他心里一阵阵的发寒。

他不知道这是他真的看见过的一个画面还是小时候做的某一个恶梦的残骸，他只觉得它象一个恐怖的画面般永远垂挂在他的面前。他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只知道它随时都会出现。每当它出现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种恐怖感。所不同的只不过是，随着他年龄的增加，这种恐怖感已经越来越淡了。

不过不知为什么，每当他和一个女人热烈地拥抱在一起的时候，它总是会异常鲜明地突现出，使他在这种身世两忘的时刻忽然出现一种距离感，这种感觉使他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反观自身，同时又以一种挑剔、怀疑的眼光观察对方。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不动声色地最终破坏了他每一次恋爱的应有结局呢？他即使心里这样怀疑也不敢对自己说出来，因为他知道那个恶梦是他与生俱来的，无法除去的，它对他的困扰是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假如这一切真的都是它的作用，那他的一生不是注定了要就此毁掉了吗？

但他内心的这种苦闷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或者说，几乎所有人都不理解。厚道一点儿的人说，这个小伙子，就是太挑了，这样的姑娘都不要，那不是挑花眼了是什么？大部分人则认为，他根本就是个花花公子，根本就没打算结婚，至少现在是肯定没这个打算。有人说他是真精，更多的人说他真坏。他听了这种话，只有苦笑。他明白，不管对他这个人怎么看，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艳福不浅，却没有了解他内心的苦闷，特别是那些结了婚的人，他们是根本就不会了解他的。

也许是舆论的压力，也许是对自己的失望，他对这种事越来越谨慎，以至于当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热心地为他“再介绍一个”的时候，他连一句话都没问就干脆地拒绝了。

“你有朋友了？”朋友问他。

“没有。”

“那为什么不见见？”

于是他只好给他讲述了一切。

朋友听完，半天半天沉默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问了他一

句：

“你小时候有没有受过女人的伤害？”

他听了立刻脱口而出：“没有。”

可说完之后他却又觉得心中受到了巨大的震撼：有没有？到底有没有？！也许他对异性的心理健康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彻底地破坏？渐渐地，他想到了那个人，那个他从来不愿去想、甚至不愿去诅咒的人。如果一定要用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来概括她，那她确是一个“女人”……想着想着，那漫天的大雪又在他眼前飘扬了起来，那个声音又平淡而又令他惊恐地喃喃着：反正已经这样了，反正已经这样……

那以后，他被这件事纠缠了好长时间。不过自从和白叶的关系逐渐加深以后，他对自己心理健康的担心已经越来越少了。他和白叶完全是从工作关系到亲密朋友、又从亲密朋友到灵与欲的相恋的，整个过程有如行云流水，完全是听其自然。他觉得他好象是第一次在恋爱，他确实确实是完全重新开始了。可是这时，那个古老的婚姻问题又不可避免地运行到了他们的面前，而他又好象不由自主地落入了那个他自以为已经摆脱了的怪圈。

这天晚上，他们之所以咫尺天涯地坐了3个小时，就是因为她在吃晚饭的时候不轻不重地问了他一句：“要是我有小孩了怎么办？”

当时他的反应非常敏捷：“你怀孕了？”

“我是说，假如。”说这话的时候，她一边喝着水，一边很锐利地看了他一眼。

他犹豫了一下：“你说呢？”

那口气与其说象是商量不如说更象是反问。于是，那本来看似模糊其实十分明确的含义也就越发显得明确了。她因此而不高兴也是十分自然的。

不过她当时还是追了他一句：“我现在问你呢。你说怎么办？”

“要是真的……那样了，那要也就要了。”他说得迟迟疑疑。

不知道为什么，每到这种时候，他的那些魄力和果敢便一点儿踪影都找不到了，话也文了起来，好象换了个人一样。不过他总还能保持住他所特有的那种镇定自如。

她立刻就露出了微笑：“想听实话吗？我告诉你，我昨天刚去医院检查过，我确实怀孕了。”

说完她就两眼直盯盯地看住了他。

他并没有慌张，说实话，一点儿也没有。不过他确实又迟疑了好一会儿。

“按说第一个孩子，当然应该要。”他只看手里的杯子却不看她，好象这样说话可以容易些。“不过现在这样就结婚，也太匆忙了。”

“为什么？”

“因为……”

她不说话，只等着他往下说，而他却再也没有说下去。于是，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开恩似地冷冷一笑：

“你别害怕，我根本就没怀孕。我只不过想知道知道你的看法。”

“是吗？”他淡淡地说，没有吃惊也没有意外，好象事情本

来就应该如此似的。“那就更好了。”

可这时他心里却想：既然她这样说，也许其实是真的怀孕了吧？也许她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自尊心而故意否认自己的怀孕吧？

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BP机响了。他打开看了一眼，是市局总值班室的号码。这个时候找他，他想，真不知道上帝是要从哪个方面成全他。

刘刚刚停下摩托，就看见了自己队里年轻刑警张进向他跑了过来。

“早来了？”

“都刚到。”

“怎么了？”

“死了一个人。张局长值班，他说你这块儿熟，要能叫就叫你一声。”说着，小张向他笑笑：“老张够看得起你的。”

“要真看得起我我也不在这儿混了。死哪儿了？”

“客房里。是一‘小蜜’，一点儿衣服都没穿……”

“自杀他杀？”他不客气地打断他。

“不知道。甘豆腐正带着哥儿几个看现场呢。他看也看不出个四五六来，最后还得等你。”

刘刚忍不住暗自笑了笑，这小子，当面一口一个甘队长，一转脸就变着法儿地挖苦人家。不过这个甘队副也真是……你想当官谁也不拦你，可你也总得让哥儿几个都过得去……

这是一间勉强够得上三星级的双人客房，房间里很整齐，

只是床罩和毯子都掉在了地上。一个 20 左右的姑娘赤身裸体地平躺在床上。从面部表情和脖子上的紫痕看，很可能是被掐死的。

他们勘查了现场，又拍了照片和录像，然后法医当场就进行了初步尸检。

确实是被扼住颈部造成窒息而死的。死亡时间大约在 14 到 16 小时以前。死前有过性关系。死者还患有轻度的淋病。看来，很可能是个暗娼。

“她叫什么名字？”他向站在门口等候的总台领班问。

“没有登记。”

刘刚一下转过脸来：“为什么？”

“昨天晚上 11 点钟左右，我正在总台值班，客房部的李林来找我，说有个亲戚来了，让我给他开个 5 折的房间。这种事在我们这里常有，特别是他，三天两头有亲戚朋友来，而且总是挺晚，不照顾也不合适。所以只要有空房，一般都尽量照顾。昨天我也就给他开了。当时是他自己来拿的钥匙，我让他登个记，他说回头再补。结果一直就没有补上。”

“他人呢？”

“已经派车到他们家找去了。”

“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就是刚才，大概 8 点多一点儿。我上来核对客人名单，客房部的领班就跟我说这个房间的事。说一整天都亮着请勿打扰的灯，中午饭没有出来吃，晚饭也没有出来吃，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问是几个人，他们也不知道。我说要不就敲敲门，反正他们也该登记了。他们的领班就说，要不先打个电话看

看，也许人家有事。结果半天电话也没有人接。我们把门打开一看，就已经这样了。”

刘刚想了一会儿，又问：“还看见什么了？”

“别的就没有了。这个女的我们谁都没见过，她来的时候是李林当班，也不知道是几个人。”

“有没有可能不止两个人？”

那位总台领班看了他半天，最后还是摇摇头：“不知道。”

刘刚点了一下头：“好，谢谢你。”说完就走了出去。

刚走到走廊，就看见饭店安全部经理带着一个小伙子走了过来。不知为什么，刘刚一看他那副轻骨头样就知道他是谁。果然，安全部经理告诉他，这就是李林。

刘刚冷冷地几乎是十分不客气地打量了李林一眼，向他点了一下头：

“到这儿来吧，跟你了解点事儿。”

他把李林带进旁边的一间房间里，自己径自坐了下来。李林正要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他立刻抬手向对面的床头一指：

“你坐那边去！”

李林一愣，看看他，也只好坐了过去。

“你昨天有没有介绍什么人来这儿住宿？”

“介绍了一个亲戚。”

“男的女的？”

“女的。”

“叫什么名字？”

“阿娟。”

“多大岁数？”

“20。”

“她和谁一块儿来的？”

“就她自己。”

“你和她怎么认识的？”

“她是我表妹。”

“她是哪儿的人？”

“东北人。”

“住什么地方？”

“可能是长春。”

“什么街，多少号？”

“……我记不太清楚了。”

刘刚拿出一张破纸往桌上一拍：

“到底是沈阳还是长春？”

“是……沈阳吧？……”

刘刚沉默着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不轻不重地敲了他一句：

“你还是趁早说实话，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什么关系。”

“她真是我表妹，昨儿晚上才到……”

刘刚啪地猛一拍桌子，张嘴就骂道：“去你妈的！你他妈还想活不想活？我告诉你这可是死了人了，没功夫在这儿跟你斗嘴！快说，你他妈到底是怎么和她认识的，昨天和她睡觉的那个男的到底是谁？是不是你给找的？”

“不是我找的！我连看也没看。她就让我给她找间房，我